

临夏州民族民间文化系列丛书之八

东乡族源

马志勇 编著

3.3-53

兰州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东乡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全部人口近 60 万人，以人口数量来划分，东乡族占全国各民族的第 23 位。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东乡族 38 万人。

东乡族的先民从 13 世纪的刀光剑影和战争硝烟中长途跋涉而来，在中国大西北的一角，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地殖垦劳作，奇迹般地生息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表现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进取务实的民族性格。

东乡族自治县地处黄河的支流洮河之滨，是东乡族的发祥地，也是东乡族聚居的地区，县内有 22 万人口。东乡族人口除聚居于东乡族自治县外，其余散居周邻各县与西北各省。

对于人口排位居中的少数民族来说，民族研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弱项，对于这个民族的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习俗各方面都有许多亟待研究的领域，有许多尚属空白或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东乡族的族源问题，更是观点分歧，争论已久。

“我们的民族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每一个民族都在努力地寻求着答案，努力寻求着解开谜团的线索。

我们对东乡族的研究也一样，孜孜矻矻。

有许多朋友踊跃地加入到寻求答案的行列中，进行艰苦的探索追寻，给民族研究带来了接近真实的曙光。

也有一些浅薄的朋友，动机是好的，但研究方法单一，把研究引入简单化的模式；

也有一些偏执的朋友，可能是为了带入“系统”的愿望，将研究导入“先入为主的框架”；

也有一些浅尝辄止的朋友，坐着小轿车，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看一眼，问几句，回去后坐在书斋里翻着发着霉味的资料，东拼西凑，于是乎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书稿诞生了；

还有一些朋友，带着有色眼镜而来，对活生生有价值的东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或是受各种限制，拘泥于史家旧说，或是作一些“猎奇”，着力寻找一些“素材”，为想像出来的结论，找一些论据，作一点补充，于是乎不费吹灰之力，偏颇歪曲的观点便出笼了。

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不深入下去，不和他们打成一片，不懂得他们的思想，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不懂得他们的历史，不了解他们的心理内涵，那么要研究好这个民族便是空谈。在研究东乡族时，有许多人，尤其是负责任的学者，努力将遗落在岁月尘埃中的珠贝，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挖掘出来，吹尽上面的浮土，洗去附着的污垢，盛在盘子里，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对东乡族族源的研究，在一些蒙古族语言学家的主导意见下，产生了“蒙古人为主说”，其他研究者也随声附和，并广为传之，产生了长久的误导效果。随后又出现了“吐蕃人为主说”，主要根据是把东乡锁南坝的地名与历史上的吐蕃上层何锁南联系起来，从而演绎出民族族源的观点，且在庄重严肃的辞书上比比皆是。由于牵强附会，不值一驳，该观点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长时间之后，又有人说东乡族来源于“吐谷浑”和“沙陀人”，但由于提不出什么理由，只是猜想，因此，该观点在提出的同时也灰飞烟灭了。

20世纪80年代后，在东乡族族源研究队伍中，加入了本民族

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这支有生力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懂得民族语言，熟悉民族情况和民族心理素质，了解风俗、宗教，特别是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在自己民族长时间被曲解之后产生的需要正本清源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翻阅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史料，对东乡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进行了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历史的、地理的、语言的、文化的、体质的综合研究，使较为沉闷的研究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在东乡族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史学方面有马志勇、马虎成、马福荣、马凌祖；文学方面有汪玉良、马自祥、马如基；语言学方面有马国忠、马国良、陈元龙；宗教上有马通、高占福、马克勋；教育上有马国忠；经济上有妥进荣等等。他们摒弃了肤浅、单一的研究方式，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编写出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东乡族自治县志》，大胆地提出了“中亚色目人说”和“撒尔塔人说”。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深入研究尚有细微区别。“中亚色目人说”有点笼统，“撒尔塔人”中，不仅包括几种色目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因此，“撒尔塔人说”这一提法更为确切。特别是马志勇的《“撒尔塔”与东乡族源》、《撒尔塔考辨》，马虎成《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等几篇重要文章，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撒尔塔”的内涵与源流，许多专家看了文章后表示赞赏，特别是东乡族全体人民群众更是心悦诚服。

研究进入 90 年代，现代科技如生命遗传密码 DNA 和血型研究，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东乡族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东乡族与中亚民族大体一致，与周围的蒙古、藏等民族差异很大。现代科学成果支持了“撒尔塔人为主说”。至此，我们可以说，在东乡族族源上“蒙古人为主说”和“吐蕃人为主说”可以休矣。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对东乡族族源作了深入的研究，汇集

了本人多年来对东乡族研究的一些成果，同时也新写了几篇研究论文，并附录了部分学者的研究文章，作为《东乡族源》奉献于社会，浅薄和粗疏的地方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马志勇

2004年5月4日

目 录

前 言	(1)
“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	(1)
“撒尔塔”考辨	(30)
从现代科技看东乡族族源	(45)
东乡族族源中的阿拉伯人、波斯人	(52)
东乡族源与“斡脱”人	(61)
东乡工匠	(70)
东乡族研究综述	(78)
河州土司何锁南	(84)
关于“东乡族”改为“撒尔塔族”的设想	(95)

附 录

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	(97)
西北地区七个民族 ABO 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	(134)
从群体遗传的 DNA 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140)
《东乡族自治县志》对东乡族族源的记述	(149)
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	(152)

“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

东乡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据 1981 年统计，东乡族共有 23 万余人。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境内，占全县总人口的 69%。少数分布在和政县、临夏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等地，兰州、宁夏、新疆境内也散居着一小部分。

和其他民族一样，东乡族也有自己的形成发展史。解放以来，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极为宝贵的探索，但在数量、质量各方面还远远不足。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更有义务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出于这个想法和目的，笔者冒昧抛出一些见解，以就教于各位学者和专家。

解放前，东乡族一般被统称为“东乡回回”、“东乡人”，或称“回回”。解放后，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因而才有了“东乡族”的名称。

众所周知，每个民族差不多都有他称和自称。一个民族的他称，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能说明其实质；而一个民族的自称却往往能说明很多问题，如民族的族源、形成、变迁等，因此研究它很有意义。“东乡族”是解放后的称呼，“蒙古回回”、“东乡回回”是他族对东乡人的称呼，东乡人却有自己不同的称呼——“撒尔塔”。为什么东乡人自称“撒尔塔”呢？这说明东乡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撒尔塔”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探讨这个问题，对东乡族族源和形成历史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弄清了这个

问题，东乡族族源之谜也许就容易解开了。

“撒尔塔”不仅是东乡族的自称，而且在东乡语中也有广泛的运用。东乡人常说：“比失撒尔塔坤”（Bishi—Sartakune），意为我是撒尔塔人，“撒尔塔克联”（Sarta—kelian），就是撒尔塔语言；“撒尔塔乃兑”（Sartanedui）意为以撒尔塔的名义来发誓；“撒尔塔中主哈”（Sarta—jinzhuha），意为撒尔塔的娃娃；把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称为“随义散撒尔塔”（Suisan—Snrta）等等。这就更说明了东乡族与撒尔塔的密切关系，只要抓住“撒尔塔”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就能解决东乡族的形成、发展、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历史上对“撒尔塔”有种种不同的译名，《蒙古秘史》称作“撒尔塔兀勒”、“撒尔塔黑台”、“撒尔塔百姓”；《蒙古青史》称作“西尔达克沁”；《蒙古源流》称为“沙尔达固拉”、“萨尔塔克沁”、“萨尔塔郭勒”；《蒙古逸史》称为“沙尔塔套尔”；达木丁苏隆的《蒙古文学史》中称为“黄撒尔塔兀勒”；《世界征服者史》称为“撒答刺”；《中亚简史》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称为“萨尔特”。类似的译名有十多种，其词根是“撒尔塔”，其余都是后缀，有些是不同的译音，有些是同音的不同字译，有些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

那么，“撒尔塔”一语究竟出自何处，指的是什么呢？

V. V. 巴尔托里德的《中亚简史》中说其出自“印度语”，是“商人”的意思^①。依丽莎白·E·贝肯的《中亚民族简介》中 also 说“撒尔塔”“出自印度语”，是“商人”的意思^②。道润梯步先生的《简注新编蒙古秘史》中说其“出自梵语”，是“大商”、“老板”、“回回”的意思^③。伯希和^④及徐梵澄先生^⑤也认为其有“商队”、“商主”的意思。“撒尔塔”一词出自梵语，最原始的意义是“商人”的见解，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撒尔塔”不仅有商人的意思，还有部落的意思。《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撒尔塔”人看到衣物买卖在成吉思汗部中“有利可

图”，因此有三个撒尔塔人收集了大量的商品、“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刺欺”（Zandanicbi）（这个“撒塔刺”，是撒尔塔部的村名，“欺”是衣料，合起来就是撒尔塔地方出产的一种名贵丝绸织品^⑥。该书解释说，在不花刺北约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撒塔刺”（Zandani）^⑦。从这里可以看出撒答刺是一个带部落性质的村名。曾闻，在前苏联纳伦河边的纳城里也有称“撒尔塔”的柯尔克孜部落到蒙古地方做买卖。

“撒尔塔”不仅有部落的意思，还有穆斯林的意思。在《多桑蒙古史》中说：“有摩诃末之臣民三人皆回教徒，运载绢布入蒙古境”做买卖^⑧。摩诃末即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这就清楚说明了它含有穆斯林的意思。在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二位先生校勘的《蒙古秘史》一书中对“撒尔塔兀勒”旁注为“回回”^⑨。

蒙古文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达木丁苏隆在《蒙古文学史》中说：“黄撒尔塔兀勒是指中亚一带的国家而言”^⑩。为什么在“撒尔塔”前面冠以“黄”字呢？《蒙古逸史》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成吉思汗所灭之国，多不能名之，统统称为五色四夷”，“青为蒙古族”、“黄为回族”、“黑为藏族”、“红为汉族”、“白为高丽”^⑪，因此，“黄撒尔塔兀勒”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在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二位先生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中也说，是“中亚西亚城市的居民”^⑫。道润梯步先生在《蒙古秘史》中说：撒尔塔是指“伊斯兰国家、花刺子模国的全体而言”^⑬。在谢再善先生的《蒙古青史译注稿》中说：“撒尔塔兀勒，即花刺子模，《元史》作西域或回回，其地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吉利吉斯（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塔吉克共和国一带”^⑭。撒尔塔人居住的范围还可以从《蒙古青史》中进一步找到佐证。此书云：“四十六岁丁卯年，杀西尔达克沁的那木巴可汗，其国进入版图”。^⑮《蒙古青史译注稿》对这个“西尔达克沁”作了注解：“这个西尔塔克沁在什么地方？根据《蒙古源流》，这是成吉思汗由印度回兵征途中的一次战

役，战场在拜噶勒江，这个拜噶勒江是以伊斯兰教命名的一条河，应该在西域地方，是指新疆的克孜勒河”⁷⁹。这就是说，撒尔塔地方还包括了新疆西南部地区。

关于撒尔塔地区的范围，还可以从柯尔克孜族著名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反映出来。

我们南面喀什噶尔那儿，
住着撒尔特民，
如果我们邀请他们，
他们会驮大布而来的。⁸⁰

《玛纳斯》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它生动地描绘了玛纳斯家族好几代英雄的生活和业绩。研究《玛纳斯》的专家胡振华同志说：“《玛纳斯》不只是一部珍贵的文学遗产，而且也是研究柯族的语言、历史、民俗、宗教、音乐等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⁸¹这里的这个“喀什噶尔”即是新疆的喀什噶尔，从这里可以看出撒尔塔地方也包括了新疆北部、西南部的一些地方。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卯年出征撒尔塔兀勒百姓，越阿拉亦（岭）而往也。”⁸²这是成吉思汗西征所走的路线，这个阿拉岭就是今天的阿拉山口，在新疆西北部中哈边境上。《元史·太祖本纪》中说：“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人杀使者，帝率师亲征。”⁸³

至此，我们对撒尔塔的范围有了相对明确的概念：即从狭义上说就是不花剌、花剌子模一带的河中地区，从广义上说就是两河流域、呼罗珊地区及我国新疆西北、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其中心地方是撒马尔罕一带。成吉思汗“征撒尔塔百姓凡七年”⁸⁴。12、13世纪的撒尔塔是指定居于中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包括色目人、伊兰人^[1]、突厥人等。

[1] 伊兰(Leran)人，即伊朗人。

这时的撒尔塔人又不同于纯粹的色目人、伊兰人，而已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实体。

无论是中国史学家，还是外国史学家，对“撒尔塔”的原始意义都认为是“商人”的意思。看来这个“商人”对撒尔塔有决定意义。自从沟通中亚的商道开辟以来，继粟特人之后活跃于这条商路上的有大食商人和波斯商人，他们曾一度控制了这条有名的丝绸之路，他们的足迹遍布中亚、西亚各地。他们以经商著名，沟通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人称他们为“识宝回回”。唐朝以后，撒尔塔商人还活跃于我国的各大城市，史称其“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②。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中西商路上丝绸贸易的中介人，因中亚处在中西交通的会合处，无论来自中国的丝绸、西伯利亚的黄金，还是来自印度的香料、象牙，都要从这里转运到西方去，“商队络绎，不绝于途”。同时有很多大食、波斯商人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居民点，这一点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得到证实：“撒鲁儿人于13世纪前，即定居到撒马尔罕一带了，他们自称为撒鲁儿，别族称他们为撒尔特，始祖是乌古斯汗”^③。这时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已成为商人的荟萃之地，货物的屯聚之所，这就是撒尔塔人之所以称为“商人”的原因。他们定居下来以后，繁衍生息，形成血缘相近的部落。7、8世纪以后，伊斯兰崛起于西方，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进行武力扩张，强制所属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建立伊斯兰国家，阿拉伯人、波斯人大量移民于中亚，使这一带居民原来信奉的佛教、景教、祆教等被强制取缔，13世纪这里已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这就是《蒙古秘史》上之所以把中亚人称为“撒尔塔”的原因，也是巴尔托里德之所以把“撒尔塔克台”（Sartagtay）解释为“伊斯兰文化代表”的原因^④。

《中亚简史》在提到“撒尔特（Sart）”时说：“在蒙古人中撒尔塔克台（Sartagtay）和撒尔塔乌勒（Sartaul）用来指一般伊斯

兰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是指伊兰人，与表示伊兰人的塔吉克(Taiik)一名同义。在乌孜别克人那里，随着土耳其斯坦伊兰人的突厥化，撒尔特这一名词则用来指土耳其斯坦突厥语的定居民，以别于操伊兰语的塔吉克人……‘撒尔特’一词起初只指波斯人，后来用来指波斯人和突厥人，最后只用来指（定居的）突厥人”^②。

看来，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撒尔塔”有不同的理解。从“源”上说，撒尔塔人就是波斯人；从“流”上说，是波斯人和突厥人，突厥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这部分突厥人主要指的是西突厥。突厥(Turke)又叫土耳其(Turkes)、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土库曼(Turkeman)。大食人、波斯人定居中亚以后，大都慢慢突厥化了，因此，巴氏认为撒尔塔人最后仅是指定居的突厥人。

前苏联乔康瓦里汗诺夫用柯尔克孜文写的《乔康瓦里汗诺夫》一书中说：“中亚人把来源于波斯的塔吉克人称作撒尔塔人”^③。对塔吉克人，《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说是“5~9世纪由大夏、粟特人、释迦人和斯奄泰人结合而成”，语言属“印欧语系”，因此称作“撒尔塔”人^④。

那么，在东乡人的概念里，对“撒尔塔”是怎么理解的呢？东乡人把自己称为“撒尔塔坤”(S9rtkune)^[1]在东乡人的概念中，撒尔塔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回族、撒拉、保安等民族都被称为“撒尔塔坤”。很多东乡人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伊斯兰教混在一起，如把回回和回教混在一起，认为回回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宗教概念，认为没有回教就没有回族。这也是由于这个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造成的。这种理解与本来意义的“撒尔塔”概念又有了差异。如道润梯步先生所说的把“撒尔塔理解为‘回回’是不确切的”一样，把“撒尔塔”当成宗教概念也是不确切

[1] “坤”(Kune)，东乡语，即人。

的。民族和宗教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但是，在东乡人长期把这两个概念混合起来以后，在人们的理解中，把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叫作撒尔塔，把凡是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也叫撒尔塔，叫“随义撒尔塔”，这种观念的结果，“撒尔塔”也就成了伊斯兰教了，至少在东乡人的概念中是这样。

简而言之，历史上的“撒尔塔人”，是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以商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

要搞清东乡族族源问题，首先要正确理解“撒尔塔”的真正含义，可是不少人搞不清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因而猜测附会较多。

有人说“撒尔塔”是“三塔”，指穆斯林一生中要经过三件大事：一生下来，就要进行洗礼起名，这是所谓“一塔”；成年了，要结婚念“尼卡”，这又是“一塔”；去世后，由阿訇率众穆斯林站“旨那则”，这是第三塔，共有“三塔”。

有人说是“算端”的转音。

有人说是伊斯兰“悔罪讨白”上的“撒塔”。

第一种说法纯粹是牵强猜测，没有丝毫根据。因为“撒尔塔”是译名，一个是“撒尔”，一个是“三”，怎么会成为汉语的“三塔”呢？而且对音也不尽相同。第二种说法也是附会之说，因为“算端”，又叫苏丹（Sultan），是伊斯兰国家的“君主”和“统治者”，而撒尔塔是中亚一带的居民。第三种说法把宗教概念和地域概念混淆了。

在搞清了“撒尔塔”的出处、来源、含义、范围之后，我们再来分析西域撒尔塔与东乡撒尔塔之间的关系。

首先来看东乡撒尔塔与色目人的关系。

元陶宗仪《辍耕录》云：色目人有31种：哈刺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阿尔浑、合鲁歹、火里刺、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拉鲁、秃鲁花、掘儿察歹、刺乞歹、赤乞歹、畏鲁儿、回回、乃蛮歹、火

里刺、甘土鲁、乞失迷儿、哈刺吉答歹、秃鲁八歹、撒儿哥^①。在这 31 种色目人中，与东乡人有关系的主要有 6 种，即回回、乃蛮、钦察、哈刺鲁、甘土鲁、康里。

先看色目人回回部，回回部在 11~13 世纪主要指花刺子模国。花刺子模国，又称为货利习弥，《唐书》称为火寻日地区。在《元史地理通释》中说：回回国“自唐世大食强盛臣服康石，奄有葱岭以西地。历五代至宋，种族益繁。元佑^{〔1〕}中有库脱拔丁者，始建国于阿母河西，都玉龙杰赤……乘西辽衰弱与乃蛮曲出律合谋袭破之，悉得锡尔河南地，自是侵夺四方，东北至蟾河（即楚河），西至里海南，割波斯之半，地方万里，徙寻思干（今撒马儿罕），其东曰讹答刺”^②。

中亚的撒尔塔人与东乡撒尔塔人的密切关系，从撒尔塔地方的地名和今东乡地区的某些地名对照中看得十分明确。

撒尔塔地名	所在部位	东乡地名	所在乡
喷赤河 (Panja)〔2〕	乌浒水下游，前苏联与阿富汗边界	本池光	考勒乡
阿里玛图 (Alimatu)	伊塞湖北	阿里玛图	阿里玛土乡
乌浒水 (Uhu)	锡尔河别称	五户	三甲集乡
八尔真 (Barchin)	又叫赤刊，锡尔河下游	八拉成	果园乡
巴哈尔思 (Bakhaerz)	即扎木，今贾木	巴哈寺 巴哈松	巴下寺乡 董岭乡

〔1〕 元佑：北宋哲宗赵煦 1086~1094 年年号。

〔2〕 这些英文注音和所在部位大都是出自历史地图以及伯希和、冯承均、洪钧、王治来、巴尔托里德、志费尼等人的书中，真正找不到的就空下来了。后面的表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续

撒尔塔地名	所在部位	东乡地名	所在乡
薛合里 (Zhehly)	四儿忒斯坦	者合里	沿岭乡
祖刺巴 (Zurbad)	在麦什特南，土库曼与阿富汗边境	锁南坝	锁南镇
撒里普勒 (Saripale)	不花刺和撒马尔罕之间	洒勒	高山
麦什特 (Maizhid)	徒思县境内	麦池光	平庄乡
塔巴兰 (Tabaran)	也叫徒思，塔巴兰县	达巴拉	龙泉乡
干土城 (Kantu)	毡的附近	干土光	龙泉乡
纳伦城 (Narun)	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纳伦光	龙泉乡
孔格勒 (Kongures)	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即古康里	坑格勒	北岭乡
赛罕 (Saihan)	阿拉伯人把锡尔河称为 Saihun，也叫赛浑河	赛罕坪	高山乡
卡塔·库尔干	撒马尔罕西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卡塔	达板乡
呼罗珊 (Khorosan)	右乌浒河西南部	胡拉松	考勒乡

为什么撒尔塔地名与东乡地名有这么多的相同或相似呢？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其间有一定的联系。正如明代《河州志》所记载的：“考奇名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当然，在一个地方内找几个与另一个地方相同的地名也不足为奇，尤其是以“山”、“沟”、“滩”、“源”之类的地形为特点的地名，或“东”、“西”、

“上”、“下”之类的地理方位的地名。可是上述相同的地名，既不属地形特点的，也不属地理方位的，而是奇僻地名，并且数量又这么多。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难道谁能否认这中间的联系吗？

东乡族有一个习惯，即东乡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把老庄名称也带到什么地方。如东乡地名中有六处叫洒勒的，究其根源，都是因老庄洒勒而得名，由于人迁移了，地名随人走，就把老庄名字也带走了。对于新迁移者，人们起初不知其名，光知其地，就以地名称呼人，久而久之，老庄地名也就成了迁移者的人名。东乡人很讲究礼貌，认为直呼其名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再加之地名好问好记，这也是地名变成人名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这种叫法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东乡族中，地名中保留了不少历史痕迹。根据东乡族的这种习惯，兼之中亚地名与东乡地名相同、相似的事实，说明了东乡族族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亚迁来的撒尔塔人。

撒尔塔地方与东乡地方不仅有许多地名相同，而且有许多部族也相同。12~13世纪，在锡尔河上游的安集延、奥什、忽毡一带〔1〕有一个部族叫“拔汗那”，在《河州志》古三十六族中有“巴哈族”〔2〕，东乡董岭乡有个地名叫巴哈松，在东乡达板乡对面有个巴哈寺〔3〕与它相对应；柯尔克孜有时也称为“布鲁特”〔3〕，东乡地区龙泉乡有“布鲁土”、东乡高山乡有个“布鲁古”与它相对应。古代把柯尔克孜称为“黠戛斯”（Xiajia），东乡董岭乡有叫“下家”地名；柯尔克孜部落有叫“阿拉什”的〔4〕，在东乡汪集乡有叫“阿拉赤合合”的地方；新疆伊犁一带在12世纪有一个叫

〔1〕 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2〕 今属临洮县，历史上是东乡人活动地区。

〔3〕 布鲁特是“草原人”的意思。在《玛纳斯》史诗中说，“布鲁特”在7~9世纪系自称，元时外族也开始称呼，至清时广泛称呼。

“哈刺鲁”的部落，也叫葛逻录，它是 31 种色目人之一。《河州志》载：东乡地区有叫“哈刺里”的地方^⑧，就是现在东乡凤山乡还有叫“哈刺路赤”的地名，《甘宁青少数民族姓氏录》中有“哈刺鲁”姓，疑即出此；31 种色目人中有叫“甘土鲁”的，在东乡也有叫“干土光”的地名与它对应。

根据撒尔塔地名和部落与东乡地名相对应的事实以及东乡人“撒尔塔”自称，说明东乡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撒尔塔人，撒尔塔人为东乡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从色目人乃蛮部落来看，撒尔塔与东乡人的联系看得也很清楚。

乃蛮部地名	所在部位	东乡地名	所在公社
阿鲁欢 (Alrhe)	在金山东北，今阿集罕山	阿鲁何	董岭乡
铁坚固 (Qejangu)	湟豁水流域	希坚固	春台乡
兀朮固 (Urungu)	科不多境内	卜隆固	高山乡
湟豁水 (Souhe)	阿尔泰山东	锁豁土	考勒乡
哈刺湖	阿尔泰山东	哈刺里	锁南镇
科布多 (Kobdo)	阿尔泰山东	科妥	达板乡
布伦土海	阿尔泰山	布鲁土	龙泉镇
查干果勒	新疆与蒙古边境	赤干果勒	春台乡 果园乡
卡伦 (Qarun)	科布多塔巴哈台地方	卡伦墩	董岭乡